

我的朋友陈晨在京西门头沟买了所房子，让我给她的书房起个好听的名字。我说，你的名字有个晨字，而且我们两个都姓陈，索性就叫晨曦书吧。陈晨说，这名字不错。不过，我还是对她说，这书房的名字最好还是你自己起，因为只有你自己才了解自己啊！

门头沟我是去过几次的。作为太行山在北方的余脉，门头沟的山峦总体比较低缓，汽车在山地间奔驰，让你觉得这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画家画出来的。人们到某地去旅游，如若感觉那地方风景美，总爱用风景如画形容。可是，我到了一处好风景，却常常偏偏爱用这地方养眼来形容赞美。我问陈晨，住在新房子里有什么感觉？陈晨说，舒服得很，躺在床上就可以望见群山如黛呢！

我和陈晨聊天的这一日已是农历的立春。比起前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立春这一天天气明显转暖，而之后的这几天，白天天气竟然升高到十二三度，眼看着街上穿裙子的

踏青的芥苗迎来春早

红孩

女孩瞬间多了起来。几年前，我的一个老朋友回河北安平老家，他写了一篇关于画眉鸟的散文。这老兄当过部队医院的大校，一生热爱文学，后来又学起书法，画画。他在北京虽然待了近五十年，可他的散文大部分题材总是离不开他那永远流淌的滹沱河，还有他魂牵梦绕的小村庄。我曾经对这老兄说，你的题材能否再宽阔些，适当给人增加点新鲜感？那老兄口头尽管嗯嗯答应，可过一段还是照样将家乡的题材发给我，他不无自豪地说，大作家孙犁就是我们安平的，他住的村离我家也就十几里地，我是受孙犁的影响才写作的！我的这位孙犁老乡，将晨练的老人、树梢的画眉鸟写得活灵活现。他原来的题目叫《画眉鸟的春天》，我觉得比较平白了些，就根据他文章的意思改成《春天在画眉鸟的舌尖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关注，很多报刊网站纷纷转载。



一个人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手机屏幕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是：人在手机屏幕上做什么，看的东西和人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对人的身心又有什么影响？研究人员借用了确定遗传染色体DNA的概念，来类比记录人们每天在屏幕上所花的分分秒秒，以及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他们发现人看屏幕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既持续不断，又频频切换到内容互不相关的界面；各人有各人看屏幕的独特习惯——姑且称它为手机屏幕的DNA，人们用此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寻求乐趣，了解事态发展。这个研究结果是研究人员跟踪了几十个人看屏幕的线索得出的，当然，这些跟踪事先都征得被跟踪者的同意。

手机屏幕的DNA

周炳捷

手机屏幕，很容易引起情绪低落以及抑郁状态。最近一项调研针对114名抑郁症患者（事先征得患者同意），他们都是某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专家们分析了他们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前发帖次数以及某些措辞的使用频率，再和未有抑郁症的人相比，结果发现，他们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前的发帖有很多都是在关注自身，大谈自己怎么怎么，尽管这个调研的规模不算大，但它证实了人们一直在讨论的网上语言和情绪低落的关系。

如果结合手机屏幕DNA的研究，那么肯定会大大充实上述社交媒体的研究结果。手机屏幕DNA的研究，不仅可以记录屏幕的内容，更可以记录切换屏幕的速度；它可以窥测人的个性，可以知道人是不是以及什么时候会有一种冲动要和别人分享信息，而要分享信息，人肯定会诉诸社交媒体，这样不就提高了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了吗？

不要笼统地说花多少时间在手机屏幕上是有危害的，更重要的是哪些手机屏幕DNA是有危害的，以及对谁有害。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早早订机票赶在小年夜前一天能抵达，去拥抱孩子们；我们会定会忽略十几小时行程疲惫而赶去中国城兴奋地买买买；我们必会在除夕夜全家团圆围坐一起——吃中国年夜饭！

西方没有春节假期，儿子媳妇不能回国过年，我家就自创自定：“孩子在哪，过年我们在哪。”于是，每年春节远行去异国他乡孩子家团聚，能亲力亲为地给孩子们烹饪出一桌年菜并被他们大快朵颐，是为娘我极为满足和兴致盎然的所在。

来来来，容我举一例摆摆这年菜的评：在几次年夜饭餐桌上获孩子们好评，出现嚼嚼不停、“怨”声不断——“好是确实好吃，胖是肯定要”的一道硬菜“白汤狮子头”。

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手工剁斩成粗粒糜，拌入多量姜末与多枚鸡蛋、放料酒盐糖，纯手工揉揉甩拌20分钟，致其肉馅产生黏性，置冷藏醒半日；取

老朋友说，他回老家，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读过这篇散文，有的人还能现场背诵呢！

春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每个人对春天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冰心先生在《一日的春光里》说：“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在这里，冰心先生特别用“吞咽”二字来表达一个少女对春天的热爱。我想，冰心先生如果在老家福建可能感受不到这北平的美好春色的。同样写北京的春天，在郁达夫先生笔下，则“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鸟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人。”显然，郁达夫先生是嫌北京的春天太短暂了。在北京，很多人形容北京的春天短，常用“春脖子”比喻，我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如果你问我对北京春天的记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放风筝和到小河边挖三棱草下边的“海草梨儿”吃。放风筝，不是什么稀奇

的事，很多作家都写过。我说的所谓挖的“海草梨儿”，这三个字是谐音。那小家伙的形状像板栗，异常坚硬，剥开，里边的白瓢甚是好吃，有点嚼甘蔗的感觉。小时候，在初春我们一帮小朋友常挖“海草梨儿”，这东西长得在地底下十厘米左右，如果是冬天，土冻得梆硬，不好挖。但春天来了，冰层都融化了，“海草梨儿”长出芽，一个不留神便钻出地面，在春风中三五天就长到一指多高。看着那绿葱葱的三棱草，我真不忍心再去挖其身下边的“海草梨儿”。可是，在饥饿的年代，人们哪能顾及得了那么多呢？

比起我们小孩儿，妇女们则更注重去田野里挖荠菜。荠菜当地人也叫苦麻儿，属中草药，有健脾、利水、止血之功效。每到初春，在田地里，随处可以见到挖苦麻儿的女人，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这女人比苦麻儿还要多。苦麻儿大都凉拌吃，也有做成包子、饺子的。

春韵

王养浩

一
照阳起，碧云翠鸟啼。
玉鼠愁眉泪别离，金牛开颜蹄奋起。绿野驰铁犁。

二
挥手下金陵，游春笑风轻。秦淮河畔柳叶青，华舟穿梭行。休叹香君泪盈，



寻花

(中国画)

李知弥

的事，很多作家都写过。我

这些年，大棚蔬菜越来越丰富，不管在什么季节，都可以吃到你想吃的品种。当然，也有执拗的人，他们坚持吃时令菜。我觉得，这吃东西真得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可偏废，也不可偏废。就说跟荠菜相近的芥菜，它由于生长期快，口感好，很招人喜欢。记得在四十年前，我在村里的菜园子就看到大人们将芥菜籽撒到土层里，然后浇上水，不几天那小芥苗就摇摇晃晃地露头了。在那一刻，我常感到诧异，到底是春天叫醒了芥苗，还是芥苗叫醒了春天呢？

想到此，我对陈晨说，如果明天天气不错，咱们就到门头沟的山里踏青去，说不定还能摘到新鲜的芥菜呢？陈晨说，芥菜不会长得那么快吧？或许芥苗刚刚发芽。我说，我可不管那么多了，既然春天来了，我们就不要辜负她。

春韵

王养浩

一
琵琶声声，桃花扇新。
三
杏花满山开，梨园举目白。小溪潺潺惹人爱，小曲飞云外。

二
楹联书精彩，乡间新一代。遥指春江花月在，豪情涌胸怀。

收到家乡快递来的一箱麻花，感慨万千。似乎，黄澄澄、香喷喷、脆生生的麻花，带着故乡的韵味儿来了。说来有趣，年前老同学问我说，给你寄点家乡特产，要不要麻花？我哈哈大笑，一口回绝，不要不要。她也哈哈大笑，她知道我是炸麻花出身，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时光之河里，有很多日子，都是飘着麻花香味的。炸麻花的手艺，是爷爷从小教给我的，他指望我的未来以此谋生，而我的确也靠这个度过了很多艰苦的岁月。

回绝了老同学之后，没过几天，另一个从未谋过面，但我送过他孙子许多书的朋友打电话来。恰好，我坐在沙发上，太太坐在我身边。

朋友说：“我快递一箱麻花给你！”太太问：“老家有什么事？”我说：“一个朋友要寄一箱麻花来，要不要？”太太说：“要，我和女儿都喜欢吃。”我赶忙对朋友说：“好好好，谢谢啊！”

一箱麻花寄来了，支离破碎。我尝一口，从我专业的水平来说，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比我炸麻花的水平，那可差的不是不是一点儿。

我从小就开始学炸麻花。爷爷觉得我身体单薄，有病，将来长大后干不了农活，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决定把祖传的炸麻花手艺传给我。那时，集市还没有开放。俗语说，学徒要三年，三年才能出师。那是指没有任何关系的师徒，而我的师傅是我爷爷，一个倾心相授，一个专心学习，不到几个月我就差不多出师了。

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伯父在饭店打工了。虽然炸麻花的手艺没的说，但毕竟年纪小，力气小，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的面粉，我是和不好的，揉面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跟着伯父才行。我在另一个镇炸麻花时，恰逢集市，半条街都被拥堵了，赶集的人都在看我炸麻花。他们觉得太神奇了，这么小，炸得那么好，麻花像一条蛇一样在我手里飞舞。小小年纪，我在方圆几十里就有了名气。

进了农历十二月以后，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年货了。村里的上空，到处都弥漫着煮油的芬芳。他们在加工各种过年的食品，比如油炸豆腐、红薯、红烧肉、油饼什么的，最重要的一个油炸食品就是麻花。一家过年，没有麻花是不可思议的。家家户户招待客人，必然有一盘麻花端将上来。

那时我已辍学，十二月，成了我最繁忙的时节。爷爷的朋友、父亲的朋友、亲戚、左邻右舍，我一天里给好几家炸麻花。常常是，这家的麻花还没炸完，下一家的人就来接我了。只要面一发开，他们就张皇失措了。因为和得太硬的面、太软的面、发得太开的面，村里人是处理不了的。在我们那里，定亲的，新娘媳妇头一年回娘家的，都需要准备上百条小麻花。所以，我这个“赫赫有名”的麻花师傅就更抢手了。

几乎每一天，我都是干到深夜才回家。有情谊的人，给你送几根麻花，吝啬的，一声谢谢就打发了我。那些岁月，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我很能理解，也不见怪。

记忆中的年，好像总和雪有关。小雪飘飘的时候，年就来了。那一年，大年除夕的晚上，我还在给别人家炸麻花，一直忙到天快要亮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小雪飘着，有的人家，已经开始放鞭炮了……

太太问我：“麻花怎么样啊？”这才把我从恍惚中惊醒。我笑着说：“还行还行。我闻到故乡的韵味儿啦！”

一箱麻花带年来

安武林

上大显身手。对烹饪我不资深，厨技道行尚浅，终究算是在成长。所以每年春节离沪前，我都会提前做功课，煞有介事地斟酌推敲出一个菜单，待已站在孩子家厨房里系围裙前，将菜单先行张贴小黑板上，心里早已春暖花开。

菜品多为家常，在巩固“家族保留菜”前提下，尝试推出个别新品，倒也每每能赢得孩子们的感慨：“久违妈妈的上海菜了。”我高兴着、满足着，也舒缓了往日的缕缕寂寞。虽然妈妈我厨技一般般，但过大年带给孩子们“阖家”之温暖与体贴，绝对是真情满满。

今年虽不能飞去和孩子们团聚，但春节，我还是上了这道菜！

年菜的精髓大都会潜移默化地代代，请看明日本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

十日谈

我家年菜

责编：徐婉青